

走入雞欄尋寶

鄭家豪



一九八五年，一件紫檀條桌在拍賣會上出現，一位不知名收藏家以三十二萬五千美元買下，場上為之哄動，這是剛開放改革的年代！

這一拍，可驚醒了千家萬戶，把舊傢俬都翻出來了，人人待價以沽。香港商人鼻子敏銳得很，機會來了，北上吧，好東西等着要哩！

這是到內地去收集各類古董傢俬木料的大好時機，行家都放在心裏不說，悄悄坐上火車北去。當時內地沒有古董傢俬市場，舊物無價，加上都是大件東西，擺在家存放不易，有人索性當垃圾掉了，換來新式的。香港沒有此類市場，租金昂貴，傢俬公司買的是西式梳化餐枱，歐洲衣櫃。

二〇一三年秋季，佳士得安排一件舊東西到紐約拍賣，康熙年代，黃花梨大架几案，擺到拍賣場中央，藏家、投資家、古董商團圍繞着讚嘆，了不起，好傢伙，就等着待會叫價吧。開拍下來，場面瘋了，多番爭奪，場中有人叫價高達九百萬美元，一片鴉雀無聲，最後一口價，成交！身價約七千萬港元。康熙年的好傢伙，長三米，厚八公分。

時光拉近，地點回到旺角上海街，去年這夜，一輛密封貨車開到古董傢俬舖外停下，走下三個鬼祟的男子，迅速開了門鎖，目標是六件越南黃花梨明式餐枱，估價二百萬元，警方迅雷不及掩耳殺到，竊匪來不及搬走時，一舉落網。當年有人貪新忘舊，把好東西棄於垃圾池，現在連竊匪大老粗也懂得古董傢俬能賺大錢。

回到八十年代初一位年輕商

人，先知先覺，業內老行專還在夢中，他已不辭勞苦回內地上門收買古董傢俬。這位青商當年二十出頭，父親在荷李活道經營中式傢俬，父子看中內地經濟開放好時機，上陣不離父子兵，他跟着父親走遍大陸各地，到大江南北跑貨，到過大城市北京、天津、山西等多個省市，深入各省鄉村尋寶，笑指這是下鄉參加勞動，他說：「為了尋找好東西，我連豬欄、雞場，牛場都要去，我雙手摸過不少雞屎，最危險是錢，那時內地信用卡還不普及，交易現金進行，帶一皮箱鈔票去買車買樓是常有的事，但我是香港人，走到什麼地方受人注意，經常帶着幾千至幾萬元到處走，在當時是大筆數，現在想起覺得危險。」

雖然下鄉滋味不好受，有時旅館沒有自用浴室廁所，走了一天，想舒適洗浴的地方都沒有。吃飯走到哪裏吃到哪裏，有些鄉下非常落後，像樣飯店都沒有。衛生不好，一邊吃飯還要一邊趕蒼蠅。

但這年代最容易找到好貨，當時人人追求進口物品，商店賣的是新產品，沒有人看上古董傢俬這類陳年舊物，容易尋到寶，價錢又便宜，二〇〇一年得到一件靚貨，賺了一百六十萬港元，可以買層普通住宅單位。

這件東西，是一個約兩米高的明末清初黃花梨大木櫃，親自清洗時，發現有雞屎和穀殼，應該是用來養雞的。

黃花梨傢俬值錢，因這朝代考究的傢俬，選黃花梨木製造，適合盛世文人、士大夫審美情趣，藝術、手工無可挑剔，可稱世界傢具藝術珍品。

年輕商人，今已成爲本港明清古董傢俬翹楚，協會創辦人，每年舉辦國際活動，吸引歐美收藏家、古董商慕名而至。

僅有呵護是不夠的

九木



上午十一時許，辦公室樓下汽車的發動聲次遞響起，同事們開始蠢蠢欲動，因為，接孩子的時間到了。

現在的家庭，但凡有孩子，接送就是必須的，家中有老人的，接送孩子是他們的首要任務，沒有老人的，夫妻兩個要認真分配，買菜燒飯可以耽誤，但接送孩子一定要守時。被接送慣了的孩子，不認識去學校的路，放了學如果家長沒有來接，就站在校門口，像是從來就不會走路。

這種狀況，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我們這一代以及之後的幾代孩子們，真的不知道上學還要家人接送。

記得我上小學的時候，還不到六歲，學校離家有五六里路的樣子，每天都是我和不滿八歲的哥哥一同來去，家裏大人從來沒有接送過。

爲了抄近路，我們要穿過一大片蘆葦坑。有一個冬天的早晨，下着大雨，雨冷路滑，而我又發着高燒，哥哥一手撐着油紙傘一手牽着我，油紙傘後來被大風颳進了蘆葦坑，我們爲了搶救雨傘，掉進了坑裏，衣服和鞋子全部泥濘不堪。那次我們是遲到了，這讓我心中悔恨得大哭起來。在老師的安慰下，我停止了哭，在過去沒有任何取暖設施的冬天的教室裏，我們渾身發抖，直到衣服和鞋子被體溫暖乾。

那個時代的每個孩子幾乎都是這樣去上學的。我們從未覺得苦。

到了我們的孩子，情況就有了根本的改變。

社會的進步、物質的富足，再加上這個時代都是獨生子女。風裏雨裏去上學的情況不再有了，每天都有家人陪護着，車馬伺候着去上學。我的兒子是從幼稚園開始接送的，用自行車。風雨無阻地接到了三年級，才慢慢放手，好在學校離家不太遠，幾年來在路上發生過幾次學生之間小小的打鬥，頭上磕破了一塊流着血，縫了幾針。還有一次被街上的孩子掏去了一些錢，除此而外，還算平安。兒子中學時學會了自行車，一次晚習結束從學校回來，爲躲避一輛大卡車，摔到路牙石上，臉上冒着血回到家，直到上了高中，臉上的傷疤才慢慢退去。當時，也心疼過，但從未放棄過讓他自己去走走，去應付路上的一切。

現在，接送孩子由低年級家長們的自覺自願到高年級家長的無奈，甚至於現在的高中生都要家長去接了。我住在老城時，附近就有一所高中，每到下了晚自習，校外接孩子的小車、輕騎、自行車擠得水泄不通。

這情景越演越烈，我辦公樓的對面就是一所小學和一所中學。每天都在既定的時間裏，出現一群群接送孩子的隊伍，那陣勢比上學的孩子規模還要大，父母、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還有代人接送的，原來公車沒有限制使用前，公車也有相當的規模。每當我站在窗前看見這一特大量觀時，不由感慨那些行走已有些蹣跚的老人們，本應該在家安享天年。現在不僅要接，還要替孩子背着書包拿着衣服。

百姓說得好：「窮有窮疼、富有富愛，有錢的怕綁、無錢的怕辱。」因此才有了這浩蕩的接送大軍。面對這樣的說法，關於孩子要接受磨煉

和挫折教育的勸說真的有些無力。

在這種呵護下，我們的孩子日漸趨於無能。說實話，中國的孩子比之其他國家的孩子，自理能力是差了些，曾經有一份調查報告披露了在中日聯合舉辦的中學生夏令營所發生的事。中國的孩子在適應環境、生存實驗、自衛以及對抗外界干擾等等中顯示出低能。還有一個報告說，一個上了中學的男孩子，在其母親夜半突然發病的情況下，不知道利用手中的電話與外界聯繫，也沒有想到向左鄰右舍求援，而是跑了許多的路去找自己的親戚，但是親戚趕來的時候，母親已失去了最佳的搶救時機。這似乎是個案，也似乎與接送孩子上學無關，但細究起來，也不是沒有聯繫。讓孩子自己走路或乘車，應對路遇，應對危機，也是能力的提高。

當然，我們目前尚不能爲孩子提供一個無路障、無污染、無交通事故、無惡人行兇、無痞子流氓鬧事的環境，難道因爲這些就讓我們的孩子永遠藏在家人的羽翼下嗎？這又如何讓我們的孩子面對人生的種種呢？

看過一個微信，說是在美國，一個垂暮的老人和一個八九歲的男孩流落到了深山裏，老人爲了讓孩子今後能生存下去走出大山，在嚴寒中將男孩趕出有着篝火的山洞，強迫孩子到野外去迎接寒冷飢餓和野獸。老人說：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但我不能讓孩子和我一道死在山裏。這個故事給我們的啓迪就是愛孩子，就要讓他們能面對險象環生的世界。僅有呵護是不夠的。

話題似乎說得遠了點，孩子幼年送送是必須的，但送是爲了不送，適當時候要讓他單飛。

賞心悅目煙水亭

張桂輝



煙水亭，位於江西省九江市長江南岸的「甘棠湖」中，爲廬山腳下、潯陽江頭著名的景點之一。

相傳，煙水亭爲「周瑜點將台之故址」。及至唐時，江州司馬白居易，曾在這裏領略湖光山色，休閒蕩舟、感懷賦詩。北宋時期，理學家周敦頤對此美景也讚譽有加。後人遂取白居易《琵琶行》中「別時茫茫江浸月」詩意，在湖中島上修建「浸月亭」，藉此寄託對白、周兩位先賢的懷念。後來，周敦頤的兒子周壽，從湖南來到江州爲乃父守墓，在湖堤另建一亭，取「山頭水色薄籠煙」之意，名曰「煙水亭」。歲月如刀。隨著時光的侵蝕，兩亭皆毀，不復存在。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九江關督黃騰春於浸月亭故址重建煙水亭。建國後，當地政府對煙水亭逐年保養維修，並建九曲橋通向湖岸，以便人們遊覽觀光。

我與煙水亭「結緣」四十多年了。一九七五年元旦前夕，孤陋寡聞的我，與六十名閩北熱血青年一道，從福建武夷山下入伍來到江西北大門九江。位於九江市東莞南路的能仁寺（一九八三年，被國務院確定爲漢地佛教全國重點寺院），當年因「破四舊」等原因而關門大吉，成了集訓新兵的臨時軍營。於是，我們被「關在」能仁寺裏整整三個月。新兵集訓，既緊張，又艱苦，但也有張有弛。記得第一次請假獲准外出，就是三五成群，結伴直奔相距不過千餘米的煙水亭。

有句俗語，叫做「天天見君不識君」。我對煙水亭的認識，同樣有個漸進的過程。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先是奉命調到九江市人民武裝部任職；後轉業到九江市潯陽區委宣傳部工作。兩個單位，一個路段——都在九江市湓浦路十二號，與煙水亭的距離，僅五六百米。我隔三差五，或獨自一人，或攜妻帶女，常去煙水亭駐足逗留。那時年輕，只知道看熱鬧。煙水亭給我的印象是，長年累月，人流如織；紅男綠女，摩肩接踵。依稀記得，曾經不止一次走進煙水亭。但大都蜻蜓點水、走馬觀花，加上歷史知識匱乏，對煙水亭並無特殊感受。留有印記的，是幾張拍攝於九曲橋頭、現已泛黃的照片。

上個月，重返九江，逗留數日。離開九江的頭一天上午，秋高氣爽、陽光明媚，八點整，我從駐地——九江市十里大道一〇九號附近——獨自步行，經由龍開河東路、廬山路，前往煙水亭。適逢廬山路全線維修，機動車禁止通行，我心急腿快，約半小時便抵達目的地。因未到開放時間（九時正），煙水亭前，人影稀疏。我不緊不慢地從岸邊九曲橋上，由遠至近，取幾個不同景點拍照。之後緩緩移步、默默思索，猛然生發奇想：白牆黑瓦、立身水中的煙水亭，遠遠望去，就像一朵碩大的睡蓮，飄浮在寧靜的水面上，流光溢彩、永不凋謝。

盡人皆知，所謂的亭，通常爲開放性結構，既沒門窗，也沒圍牆，造型有六角、八角、圓形等。主要用途是供人們休息、納涼或觀景。因其布局輕巧，選材不拘，簡約靈活，多被廣泛應用在園林建築之中。當然，也有一些是



▲九江煙水亭

作者供圖

建在湖上的「湖心亭」。內地就有多個這樣的亭子。比如，杭州西湖湖心亭、上海豫園湖心亭、惠州西湖湖心亭、浙江樂清湖心亭等。這些湖心亭，都名副其實。唯獨煙水亭，有牆有門、與衆不同。

煙水亭，典型的江南風格，並由一座九曲橋，把亭與城聯繫起來。信步走過九曲小橋，進入圓形「洞門」，就到了四周環水的煙水亭。從外表看，煙水亭簡樸簡單；置身其中，就會發現內涵豐富、別有天地。在粉牆環抱中，樓台亭閣，應有盡有；綠樹成蔭，遮天蔽日。放眼望去，湖平如鏡、波光粼粼，儼如進入世外桃源。煙水亭芳名中，雖然帶有「亭」字，但與其說是「亭」，莫如說是「院」——單是建築面積，就達四百平方米。經過細細欣賞，我才看出點眉目來：整座建築群分爲左、中、右三個部分。左有翠照軒、聽雨軒、亦亭；中間依次是煙水亭、純陽殿、五賢閣、觀音閣；右爲浸月亭與船廳。三組建築，既各具特色，又相互照應；形式變化多樣，風格和諧協調。雖然每座建築物都有名有姓，但人們習慣於把她們統稱爲煙水亭。年復一年，口口相傳，如同古往今來那些大文豪一樣，筆名用得多了，反而知名度更大、知曉率更高。煙水亭或多或少也有一點這樣的意味。

煙水亭是歷代文人騷客神往之地。庭院中、天井內，花木扶疏、秀石玲瓏，清新幽靜、古樸典雅，讓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尤其是亭內風格各異、言短意長的楹聯匾額，有的敘事描景，有的寫意抒情，可謂景生聯，聯觀景。賞景觀聯，撫今追昔，怡情益智，雅趣盎然。再看那亭前方丈之地，石雕圍欄貼近水面，翠柏綠柳蔭庇其上。亭內設有「周瑜史館」，館中有一座高二點五米、佩劍挾書的周瑜塑像，活脫脫再現了這位儒將的颯爽英姿。一九八七年，九江市有關部門在亭前仿建一座「周

瑜點將台」，以供遊人瞻瞻。佇立煙水亭南眺，在綠波盪漾、水岸相連的遠處，逶迤起伏、黛色侵染的山脈依稀可見。那就是馳名中外的避暑勝地廬山。從煙水亭遠眺，別有一種朦朧之美。無怪乎，清代光緒年間德化縣令羅廣熙撰有一聯：「才識廬山真面目，且將湖水洗心頭。」

櫛風沐雨、韻味益濃的煙水亭，與「神仙」還有點聯呢。據《九江府志》記載，「八仙」之一的呂洞賓，曾當過潯陽縣令，爲九江人民辦過不少好事。對書法頗感興趣的我，走進其中的純陽殿，立馬被一塊石碑吸引住了：上端是「九轉丹成」四個巴掌大小的篆書，主體是一個斗大的「壽」字。字體遒勁，既像是「壽」，又像是「丹」。真不知書家當年是怎麼構思、如何運筆的。據說，此乃呂洞賓手跡，寄託着他對九江百姓人壽年豐的美好祝福。透過煙水亭，我還看出九江百姓對先賢的敬畏——在五賢閣內，田園詩人陶淵明、江州刺史李渤、江州司馬白居易，以及宋、明理學大師周敦頤、王陽明等五位賢士賢吏，怡然自得在分享着現代文明呢。一九七八年，九江市成立博物館時，館址就坐落在煙水亭中。此「亭」之大，由此可見一斑。二〇一二年，博物館搬離後，煙水亭各廳室已改作九江文物陳列室，在這裏可以穿越時空，看到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出土文物。

秀色滿亭關不住，萬千韻味溢出來。依依不捨離開煙水亭的瞬間，一個結論在我心中生成：不論是東漢末年的名將周瑜，抑或是唐代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宋朝儒家理學思想的開山鼻祖周敦頤，都是千古人物，與他們的活動有關也好，借他們的名氣添彩也罷，都稱得上合情合理、美輪美奐。倘若用一兩句話來概括煙水亭，「源遠流長」「內涵深厚」，大概是頗爲貼切的。

母親寄寒衣

陸琴華



寒衣節那天，我突然收到郵局送來的一個大包裹，那時，也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幾百里之外的一個城市讀師範。

平時同學們也會收到郵局送來的包裹，都不大，包裹裏面不是筆墨紙硯，就是書籍資料，這樣的包裹用牛皮紙包裹，小巧玲瓏，跟一個個藝術品似的。我收到的那個包裹鼓鼓囊囊，跟龐然大物似的，是用蛇皮袋裝着的。說是蛇皮袋，其實就是裝化肥的袋子。這種蛇皮袋在我們鄉下很普遍，可是在我讀師範的那個城市裏還是比較新鮮的，因爲我所讀的那家師範院校周圍沒有一片農田，不是高樓大廈就是柏油馬路；不是百貨公司就是供銷總社，想聞一點鄉下的泥土味都難。所以當郵遞員把那個大包裹交到我手裏的時候，立馬引來了不少同學的圍觀。有的說：「呀，裏面一定有很多好吃的。」

別看那時鄉下還不怎麼富裕，可是一年四季好吃的東西實在不少，比如去殼的花生米和板栗，炸熟切成片曬乾的紅薯，至於瓜果更是隨處可見。有的說：「裏面一定有不少好看的小說。」我讀高中時喜歡文學，一有空就看小說，不少同學跟我一樣也對文學有着強烈的愛好。當我打開那個蛇皮袋，同學們一下子傻眼了，大失所望，裏面既沒有好吃的，也沒有好看的，而是母親給我寄來了一件她親自縫製的棉襖。

那時我有個親戚在縣城的織布廠上班，他的廠裏什麼布都織，棉布織，化纖織。當然什麼顏色的都有。我到城裏上師範了，母親就在冬天來臨之前，也就是在寒衣節之前讓那位親戚選一種跟軍便服顏色差不多的布爲我做了一件棉襖。提起軍便服，我還有一段割捨不斷的情結。這種棉襖綠色，短領，跟套被子似的上

下都是用平行的針線縫起來的，輕巧緊身，一般都是纏穿，也就是不用外套衣服。當時很受一些人，特別是年輕人喜歡。我讀高中時就有人開始穿這種棉襖了。我也想有一件這樣的棉襖，只是我兄弟姐妹八九個，我常常穿哥哥們上一年穿小了的衣服，冬天到來了，我穿他們穿小了的棉襖也不例外。冬天能穿上軍便服棉襖跟其他人一樣過冬一直是我的夢想。母親親手做的棉襖跟在供銷社裏賣的軍便服棉襖怎樣呢？會不會土裏土氣，穿在身上，行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招來一些異樣的目光呢？

母親不識什麼字，最多在大集體時進過幾個冬天的掃盲班，可是心靈手巧，不管什麼樣的服裝時興了，只要母親知道了，見着那服裝一眼，都能像模像樣地做出來。母親親手縫製的棉襖一點兒不比供銷社裏賣的樣式差。我匆匆忙忙把母親親手爲我縫製的棉襖從蛇皮袋裏取出來就要試穿一下，可很快我又停住了，一張如千紙鶴似的紙片落在了我的腳前，那是母親寫給我的一封信。母親在一頁白紙上歪歪扭扭寫了幾句話：「小巴（那時鄉下人都這麼稱呼自己的孩子，有時孩子大了，習慣了，父母還這麼叫），別人的一件棉襖也不過一兩斤重，你的這件棉襖是別人的一倍重呢。」我體質比較弱，一到冬天手腳都凍成了饅頭，母親還說從供銷社買來的軍便服好看是好看，可是很薄，擋不了冬天的寒冷，她就用三四斤新棉花給遠在城市讀師範的我做了一件厚棉襖。

那時的大學免費，我們吃喝拉撒都是公家的，就連每學期幾十塊錢的大學費用也是公家出。讀師範的我已經成爲半個城市人，半個公家人了，應該是衣食無憂，可是母親還爲我郵寄棉襖。我熱淚盈眶，心裏暖暖的，先不穿在身上，而是低下頭，緊緊地把臉貼在那件棉襖上。